

待春雪間草

新入藏的日本末茶道文物

黃韻如

「世人只盼花開早，不見山里雪間萌春草」是茶聖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最喜歡的和歌，意思是，說到春天真想讓那些只盼望花開的人們，看看那深山雪裡埋著正在萌芽的小草啊，他用這首藤原家隆（一一五八～一二三七）的和歌來比喻茶道應捨棄表面浮華而追求實質內在的精神。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將於明年底開幕試營運，有鑑於去年新入藏一批日本茶道文物，本文特選八組件末茶道具介紹，以饗讀者。

日本的飲茶文化源於中國，早在平安時代嵯峨天皇在位（八〇九～

八二三）期間，由遣唐僧侶最澄、空海、永忠等人將唐代的茶種及喫茶方式帶回日本，當時僅流行在貴族高僧等上層社會，意在仿效唐代的喫茶以及茶詩唱和，並沒有普及一般大眾，後來隨著遣唐使的廢除以及嵯峨天皇

的去世，這時期的飲茶風潮很快就消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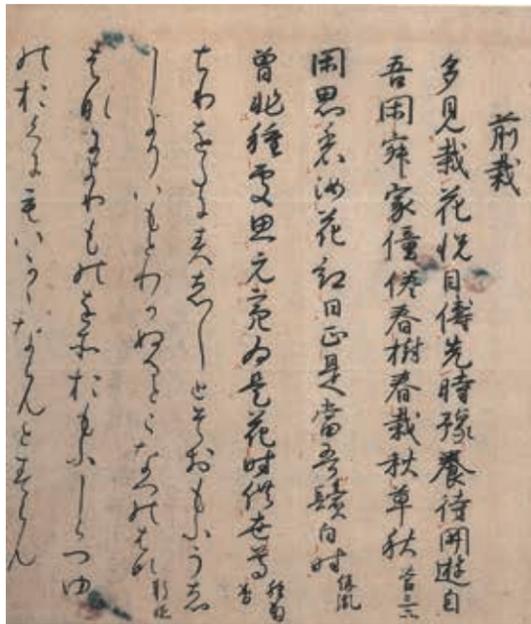
此後日本史料甚少喫茶相關的記載，直到禪僧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從南宋帶回茶種及禪院的喫茶法，再度興起喫茶風氣。幕府將軍源實朝（一一九二～一二一九）因飲酒過量而時常頭痛，榮西立刻獻

上一碗茶，為其醒酒，同時進呈《喫茶養生記》講述茶事與茶德，並加入日本人的生活禮儀與審美觀。榮西引入的是南宋江浙地區禪院的草茶點茶法，一直沿用到今日，因此被推崇為日本的茶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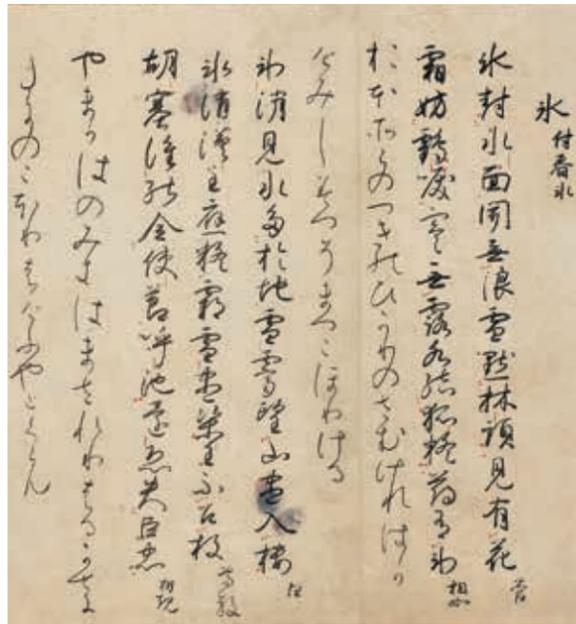
室町中期八代將軍足利義政（一四三六～一四九〇）以東山山莊



圖四 古備前花瓶 高2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伊予切書軸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茶の湯の器—根津青山収集》, 1990, 圖92



圖二 伊予切書軸內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是兩冊《和漢朗詠集》(漢詩及和歌集)手抄本,後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切割賣出,因而得名「伊予切」。作者傳為平安時代大書法家藤原行成(九七二~一〇二八)所作,但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全部作品共分成三種書體風格。本作品為上冊末段,歸類為第二種書體,筆法洗練,流暢自然,推測應是平安時代所作。底紙經過染色並撒上細雲母砂,並於兩處飾有藍紫色的雲紋,白紙上泛起雲母的光澤,與藍紫飛雲相互輝映,質感細緻。本幅內容是《和漢朗詠集》上卷〈冰「付春冰」〉,唱和跟冰相關的主題詩句(圖二):

冰封水面聞無浪 雪點林頭見有花
 霜妨鶴唳寒無露 水結狐疑薄有冰
 相如(高岳相如)
 菅(菅原道真)

おほぞらのつきのひかりのさむければかげみしむづまづこほりける
 冰消見水多於地 雪霽望山進入樓
 白(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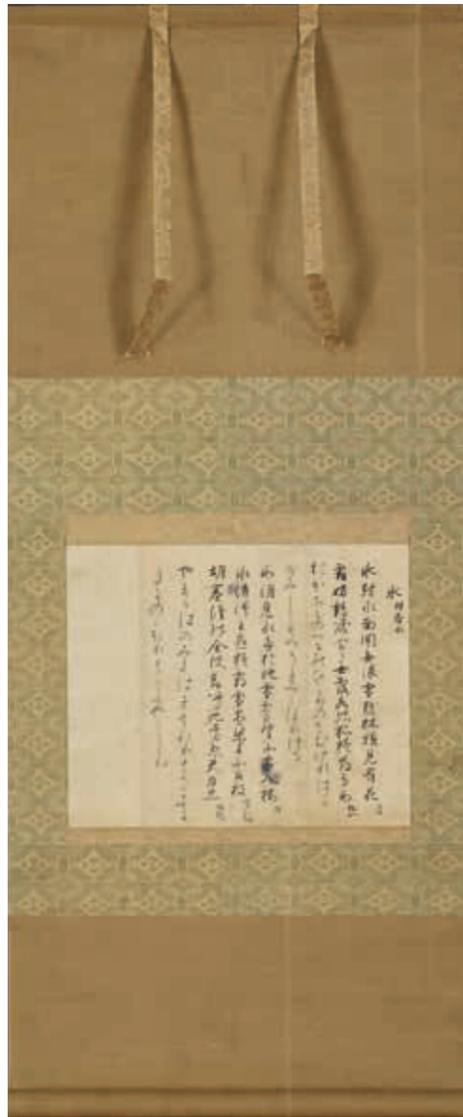
冰消漢主應疑霸 雪盡梁王不召枚

其他伊予切分別藏於五島美術館、大和文華館、北村美術館、MOA美術館、逸翁美術館、山種美術館等,其中與本院藏品同為第二種書體,根津美術館藏〈伊予切書軸〉(圖三)被指定為日本重要美術品。

花器・香合

花器及香合搭配掛軸,擺設於茶室壁龕,是茶會中重要的焦點。茶花將四季自然之美帶入茶室,點出茶會的季节節,同時帶有供奉之意。今日傳世品大概可分成唐物(中國製)及和物(日本製),材質則有古銅、響銅等金屬器,中國的青瓷,日本的備前窯、伊賀窯等陶瓷器,以及信手拈來的切割竹節的花器等種類相當多元。

香合最初用於佛寺,室町時代則作為裝飾會所的工具。十六世紀以



圖一 伊予切(和漢朗詠集斷簡)書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中心,融合武家、公家、禪僧等文化而發展出「東山文化」。有別於貴族華麗的文化,東山文化主要闡述幽玄枯寂的美學。在裝飾了各式美術品的大型和室舉行茶會稱「書院茶」,沏茶與喝茶在分別的空間進行。

室町後期村田珠光(一四二二~一五〇二)將書院茶簡化為四疊半榻榻米,並裝飾和室壁龕(日文稱「床之間」)及爐式茶釜等,創造出古樸簡約的枯寂茶風,並主張茶人應擺脫慾望,通過修行來領悟茶道的內在精神,奠定了日本末茶道的基本雛形。武野紹鷗(一五〇二~一五五五)強調「美、秩序、簡素」的精神,同時

把和歌的文學理論帶入茶道,將日本文化中獨特的素淡、典雅的風格再現於茶道。

千利休提倡「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規範飲茶及行茶的各種步驟,使得茶道宛如修行,成爲一項充滿哲學的藝術。千利休不拘於中國傳來的名物茶具,將日本製的生活用品隨手拈來作為茶道用具。現今傳世的日本末茶道文物,也奠基在歷代茶人對茶道具的選擇及使用。

茶席中主要使用的茶道具,有擺飾茶室壁龕的掛軸、花器及香合,煎水儲水的茶釜及水罐,點茶飲茶的茶末罐及茶碗等。本院新入藏的茶道文

物,亦可在日本歷代茶人文物蒐集的脈絡中尋得一些蹤跡。

如同岡倉天心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出版的《茶之書》所言,「日本是一個長年孤立於世的島國,因此有著自省的能力,亦促成茶道的發展。舉凡住居,衣食、陶漆器、繪畫,甚至是文學的領域,皆深受茶道的影響。研究日本文化的人,深知無法漠視茶道之影響。」

掛軸

《南方錄》記載在茶席中沒有比掛軸更重要的茶道具,它懸掛於茶室壁龕,點出茶會的宗旨。最初室町時代的書院茶以中國花鳥山水繪畫爲尚,室町末期茶會開始流行禪宗僧侶的墨跡,包含詩文、偈語及書信,江戶時代以後,歷史人物寫的和歌書法(日文稱「古筆」),也很受到歡迎。掛軸鑑賞重點不在藝術表現而在於內容,藉著鑑賞掛軸,茶會中賓主皆能領會其中的禪意精神。

〈伊予切(和漢朗詠集斷簡)書軸〉(圖一),是伊予國(愛媛縣)西條藩主松平家的傳世藏品,原



圖十一 圖八木箱(左)內箱裏面 (右)外箱表面墨書



圖七 15~16世紀 泰國 宋胡錄鐵繪香合 高5.8公分、徑5.9公分、底徑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15~16世紀 泰國 宋胡錄香合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根津美術館藏品選—茶美術篇》，根津美術館，2001，圖218



圖九 16~17世紀 泰國 宋胡錄香合 三井記念美術館藏 引自《美的伝統三井家伝世の名宝》，2005，圖204



圖八 15~16世紀 泰國 鐵繪香合 引自《南海の古陶磁2》創樹社美術出版，1995，圖291

似作品藏於五島美術館。(圖六)
《宋胡錄鐵繪香合》(圖七)，鐵繪白釉陶瓷器，器形渾圓飽滿，器底胎土露出。蓋頂有柿蒂鈕，原仿熱帶水果山竹的造型，傳入日本後稱其為「柿型」。鐵繪顏色呈現茶褐色，紋飾以菱形花、斜格子、四方型交互配置，蓋子交接處繪有橫線紋及卷草紋，呈現華麗的裝飾風格。
此器產地位於泰國中北部的宋加洛(Sawankhalok)，據出土資料顯示原來用於放置石灰或檳榔，大多在今日印尼蘇拉威西島出土(圖八)，推測十六、十七世紀應為外銷周邊國家的貿易瓷。比對其他日本傳世品(圖九、十)，不論器型還是紋飾設計，此件正是最典型日本茶人喜愛的宋胡錄香合。十六世紀末期以前日本燒造陶瓷技術尚未成熟之前，多仰賴中國及少數東南亞輸入的陶瓷香合，而新入藏的宋胡錄香合亦是這個脈絡下的珍貴文物。

收納香合的木箱蓋面墨書「宋胡錄/柿香盒/南都飛鳥殿舊藏」，蓋內貼有和紙墨書「享保九年(一七二四)辰十二月十五日□田宗休



圖六 古備前花瓶 五島美術館藏 引自《茶の湯の美—五島 圖五 古備前花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美術館コレクション》愛知縣陶磁資料館1995圖58

後的茶會，在升炭火時持拿香合入茶席，不用炭時則擺設在茶室壁龕。產地以中國為主，包含朝鮮、琉球、東南亞等地及日本，材質有陶瓷、漆器、木器、金屬等。香合使用季節，冬季多用陶瓷，夏季則多用漆器，是不可或缺的茶道具之一。

《古備前花瓶》(圖四、五)，岡山縣備前市周邊生產的陶器，圓口窄邊，短頸碩腹，平底，肩部用木片自然刻劃窠印。全器未施釉，在窯內長時間燒製的過程使落灰成爲天然釉，一面落灰呈現鼠灰色，另一面高溫燒造出自然的赭紅色，形成不規則色塊，頸部呈現金黃色，三色交織成景，自然樸拙，在備前花瓶之中算是相當精采的作品。(註)

桃山時代的茶會紀錄《天王寺屋會記》(引自《茶道古典全集》第七卷)永祿十年(一五六七)千利休在茶會中擺設「備前花瓶」(「備前物花入」)，是茶人使用備前窯燒製的和物花器的濫觴。院藏古備前花瓶的器型，在日本原是酒器後轉用於花器，備前窯生產的酒器(日文稱「德利」)佳作傳世頗多，整體造型具有沉穩安定之感，是典型的代表作。類



圖十二 形物香合相撲 引自《形物香合番付の世界》，愛知縣陶磁資料館藏，2013，頁90



圖十九 17世紀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根津美術館藏 引自《根津美術館藏品選-茶の美術篇》，根津美術館，2001，圖159



圖十八 桃山時代 黑漆提樑水罐 私人藏 引自《水指—茶席の水器》，茶道資料館，1995，圖21

茶釜・水罐

茶釜為點茶時燒水用的鐵釜；水罐（日文稱「水指」）則是盛裝清水的容器，用於調整沸水溫度，以及洗滌茶碗、茶筴等器具。最初這兩項



圖二十一 16~17世紀 越南青花提樑水罐 靜嘉堂藏 引自《靜嘉堂茶道具名品選》，2004，圖130



圖二十 17世紀 青花提樑水罐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広田不孤斎コレクション》，2006，圖50

茶具並不受重視，但隨著十六世紀「侘茶」的興起，在茶席中主人點茶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雲龍紋鐵茶釜〉（圖十三），圓口，筒身，平底，雙側鑲，鐵蓋附



圖二十二 18世紀 流水紋提樑水罐 逸翁美術館藏 引自《茶道具の世界11水指建水》，淡交社，2000，頁108

環釦。器身部分斑駁呈現鐵銹色。因器表飾有雲龍紋而得名。這類雲龍紋鐵茶釜，是桃山時代天下第一的鑄造師辻與次郎，依照千利休的喜好所打造的筒狀燒水用的鐵茶釜。箱書標示「御釜師高橋因幡」，作者高橋因幡為江戶中期鑄造釜的工匠，曾師事京都知名的釜師初代下間庄兵衛。其他類似的傳世品還有三井記念美術藏的〈雲龍紋鐵茶釜〉。（圖十四）

〈雲龍黃銅風爐〉，三足，光素無紋。風爐為放置炭火並承載茶釜，本器型又因常搭配雲龍茶釜使用，故名之。（圖十五）炭爐通常用於五月到十月間的茶會，而十一月到四月則是用榻榻米下陷式的爐與茶釜。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圖十六），高提梁，圓筒，底圈足，竹



圖十六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徑17.8公分、高24.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青花雲鶴紋提樑水罐 局部放大圖

老人口」（圖十一），墨書者不詳。江戶時代的大茶人松平不昧（一七五一—一八一八）著錄的《雲州藏帳》已提到宋胡錄香合。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出版的《形物香合相撲》（圖十二），將二百多件中國及東南亞的陶瓷香合，比擬成相撲選手的位階，列出人氣排行榜，其中「宋胡錄柿」的香合列為西軍前頭的第一段第九位，反映出江戶末期的茶人對宋胡錄香合的評價甚高。



圖十五 雲龍黃銅風爐 徑35.2公分、高17.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16世紀 雲龍紋鐵茶釜 三井記念美術館藏 引自《室町三井家の名品》，2010，圖25



圖十三 雲龍紋鐵茶釜 徑14.9公分、高1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八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口徑12.6公分、高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九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十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底款

文稱「茶入」，造型多樣，產地有中國製的「唐物」、日本製的「和物」以及東南亞製作的「島物」。中國的製品一般被認定為「名物」價值非凡。室町時代末期日本製的茶末罐成爲主流，生產地遍及全日本。茶碗則是點茶飲茶的容器，也是歷代茶人最重視的茶器。室町時代足利將軍的藏品目錄《君台觀左右帳記》推崇中國建盞等唐物，而後千利休則偏好使用簡素樸質的朝鮮茶碗和日本茶碗。

〈瀨戶褐釉茶末罐〉（圖二二），瀨戶是日本愛知縣瀨戶市周邊生產陶瓷器的總稱，多產日常用器。桃山時代隨著茶道的興盛，也生產許多茶器。後來，千利休開始使用瀨戶茶末罐後，蔚爲風尚。

器型窄沿口，短頸，平肩，長筒狀，底部微斂，平底，底部有線切痕，象牙蓋。通體施釉不及底，肩部有自然流釉，釉色黑褐交織，別具一格。造型修長，腰部微內凹，方便握

住器身舀取茶末，整體樸拙自然，是茶人喜愛的風格。

茶末罐，附有三個包裹的袋子（日文稱「仕覆」），分別是青綠地纏枝牡丹織金、白地纏枝牡丹織金、花色四菱緞子（圖二四），意在搭配不同主題的茶席使用。還有一個收納茶末罐的圓筒木盒（日文稱「挽家」），蓋表楷書「五月雨」，是茶末罐的銘文，圓筒盒再以青地菊草緞子袋包覆（圖二五），可以想見茶人是如何珍視及用心保存。

根據外箱小堀宗慶（一九二二～二〇一一）墨書：本作品曾爲江戸時代造酒豪商的鴻池家舊藏，小堀政峯（一六九〇～一七六〇）題



圖二四 茶末罐附錦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起白地纏枝牡丹織金 青綠地纏枝菊花織金 花色四菱緞子



圖二三 瀨戶褐釉茶末罐 高9.8公分、徑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 瀨戶茶末罐 野村美術館藏 引自《和物と海外陶磁—裝飾化と多樣性》淡交社2004 38



圖二六 古瀨戶茶末罐 永青文庫藏 引自《千利休展》京都國立博物館，1990，圖176



圖二五 圖二三之收納木盒 附青綠地纏枝菊花緞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茶末罐·茶碗

茶末罐是放置茶末的小陶罐（日

節鈕蓋，底部滿釉，圈足未施釉。圓筒器身分兩段，上段繪雲鶴紋、下段蝦蟹魚藻紋。（圖十七）

提樑造型的水罐在十六世紀中最高爲盛行，當時多爲木桶或漆器，千利休曾向工匠訂製木桶型漆器水罐（圖十八），之後成爲常用的水罐器形之一。根據日本學者研究，這類青花水罐是明末天啓崇禎年間，日本向中國景德鎮訂製，爲中國陶瓷少見的造型。日文一般通稱青花爲「染付」，當時景德鎮窯民窯燒造的粗製器物則稱爲「南京」或「南京染付」。

水罐器沿及提樑多處剝釉，然而日本茶人覺得此種缺陷最能體現日本茶道的侷相美感，稱其爲「蟲蛀」，尤受茶人珍愛。日本傳世品有一件與院藏品極爲相似（圖十九），另一件則是方形（圖二十），後來也陸續有越南及日本燒製的提樑水罐（圖二一、二二），是深受歡迎的傳統茶道器具之一。

免費入場



9/1~11/28 故宮國寶亮起來 特展

周一至周六 09:00-18:00

台電總管理處1樓大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2號)

團體導覽：周一至周六 10:00 / 15:00 · 各1場

預約導覽：周一至周五 10:00-16:00 · 請於3天前電話預約

預約專線：02-2366-8688



圖三一 鐵繪松林圖茶碗 北村美術館藏 引自《乾山の陶藝》1987, 圖124

以鐵釉及白釉描繪蔓草（日本稱「葛草」），葉子形狀類似地錦，俗稱爬牆虎，蔓草紋樣柔和生動充滿雅趣。

乾山款茶碗，作者尾形乾山（一六六三~一七四三），生於京都的高級和服商雁金屋，是江戶時代知名畫家尾形光琳的胞弟，後跟隨江戶前期京都陶匠仁清學習，元祿十二年（一六九九）於京都洛西地區開始製陶。乾山的作品造型簡單，其特色是在陶瓷上作畫及題詩，傳世作品頗豐，與茶道相關的主要有茶碗與香合。

根據木箱蓋內側貼有鈐印「碧雲臺」的和紙，可知本作品曾被近代大茶人，三井財團創始人益田鈍翁（一八四八~一九三八）所藏。乾山茶碗一般多是敞口直壁筒狀的茶碗（圖三一），而院藏品的器形應為日本食器的蓋碗，後來被轉作茶器使用。主要是因為茶碗的需求較大，這種情況在乾山作品中相當普遍，顯見其受茶人喜愛的程度。

以上淺介幾件新入藏的精美茶道文物，相信在觀賞這批文物的同時，亦可管窺日本歷代攝取吸收外來文化

的過程及縮影。日本茶陶研究專家林屋晴三教授曾說：「茶道文物的賞玩並不僅限日本文物，也包含中國、韓國、東南亞、甚至是荷蘭、義大利等各地輸入的文物，它們橫跨了廣大的地理範圍。這些外來文物，帶給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上巨大的影響，甚至進一步將其內化並建構成日本的獨特文化，這樣的現象或許可理解為日本人的特質，確實是值得玩味的地方」，這段話恰巧為本院新入藏的茶道文物作了很好的註解。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奧田直榮編，《世界陶磁全集四 桃山（一）》，小學館，一九七七，圖四四說明文。

參考書目

1. 岡倉天心《茶之書》，鄭夙恩譯，典藏藝術家庭，二〇〇六。
2. 林屋晴三《茶陶の變—唐物數寄から佗數寄まで》，東京國立博物館編，《MUSEUM》第三五五期，一九八〇。
3. 赤沼多佳《茶陶の創成—唐物から和物》，淡交社，二〇〇四。
4. 廖寶秀《中日茶道器用文化之比較》，《故宮文物月刊》第一六卷第二期，一九九九。